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五

# 欣聞佛教慈濟醫院啓業服務貧病

馮馮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已經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正式啓業了，這座造福臺灣東部花蓮地區的新型設備總醫院，是已知的首座由佛教人士與社會人士志願樂捐建成的最現代化的總醫院。每天可以診治多達一千五百個門診病人，該院禮聘臺灣大學醫院前任院長杜詩綿擔任院長，並且與臺大醫院訂了建教合作合約，聘請很多臺大的名醫、名教授擔任各部門醫師，該院並已選送十位醫生前往美國著名醫科學院及醫院深造，俾學成返院服務。

慈濟醫院現在已禮聘到任的各科名醫，計有：

- (1) 內科主任劉禎祥，主治醫師陳百榮，駐院醫師陳彩雲、周志豪、周志銘。
- (2) 外科主任張耀仁，主治醫師陳英和，駐院醫師黃銘德、潘叡。
- (3) 兒科主任洪茂榕，主治醫師王主科，駐院醫師李宜瑞、張桓。
- (4) 婦產科主任楊朝融，主治醫師高定邦，駐院醫師姚博琳、嚴孟祿。

其他各科不及詳列，全都是臺灣的頂尖名醫之一，另外還有富於經驗的護理人員五十五人，化驗技術員五人，也都是合格的有執照的專門人才。

該院現階段已建成開放的只是第一期工程的醫療大樓，這是一座六層的鋼筋混凝土醫院大樓，設備完全現代化，已經先開放收容住院病人的病房，有兩百五十個病床，其他的病房將陸續開放。

在八月三日至十五日初次開放的義診期間，慈濟醫院所診治的門診病人，內科有三千八百二十五人，外科有一千二百一十七人。兒科六百七十六人，婦產科四百六十六人，急診二十六人，健康檢查一千一百四十三人，總計一共義診了七千三百五十三人，支出的醫藥費用合計為新臺幣三百三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七元（約合美金十二萬元），在大樓地下室餐廳供應免費素餐，廣結善緣，接受者一萬二千餘人。

參加此次義診的名醫，大多數是臺大醫院來的，正如林院長所說，臺大醫院十六科系的主任都到齊來了，在正式開業之後的慈濟醫院，也經常有台大醫院的醫護專家前來教學示範。

前任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致詞時說，慈濟醫院是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來建成的非牟利性質的醫院，也是完全是民間力量建成的培養未來醫師與醫德的場所。

楊教授又說：「我從事醫學教育四十年，總覺得現代醫學教育缺少「醫德」！這座慈濟醫院以佛教慈悲為出發點，我想，它就是培養「醫德」的場所。」

慈濟醫院院長杜詩綿博士說：「慈濟醫院的主要目的，是給予台灣東部民衆一個夠水準的醫療服務，將來還計劃建造設立醫學研究中心及醫學院。」

台大醫院現任院長林國信博士說：「慈濟醫院是由於證嚴法師的倡導，佛教徒與社會善心人士響應籌建成功的，這第一座佛教醫院的誕生，使台灣東部民衆病人得免往西部就醫的奔波之苦，這座醫院完全符合佛教衆生平等慈悲為懷的精神。台大醫院樂於與慈濟醫院辦理建教合作，共同推動衆生平等慈悲為懷的目標。」

悟明老法師致詞說：「佛教有一句話說：只要你發願心，佛陀一定會圓滿我們的願。證嚴法師發了一個菩薩大願，就有這麼多菩薩來護持，所以能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麼大規模的醫院在這偏僻的台灣東部，佛教又有句話說：「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出家人的家務事，辦理慈善事業，普度衆生，就是發揚我佛慈悲精神的具體表現。」

現任國策顧問，原籍花蓮的三年前任台北市長楊金環先生致詞說：「這座醫院的落成，不只是慈濟功德會十萬位會員與社會人士積沙成塔的結晶，更是佛教慈悲精神的表現。以往有很多人對佛教不了解，都以為佛教是消極的、遁世的宗教。其實不然，慈濟醫院的成功，正是表現了佛教徒勇猛精進，積極入世，在人間救苦救難，建設人間淨土的一面，如果人人都能以積極行善的心來建設社會，人間就會更加美好。慈濟醫院的啓業，是許多善心人士付出愛心和關心的里程碑！」

衛生署副署長江偉琳說：「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是一座非營利目的的醫院，它是一座佛教為衆生服務，救衆生為宗旨的醫院。」

慈悲醫院的特色，從上面引述的名人致詞要點之中，已經都充份說明了，無需我再多講。

回憶在過去的兩三年之中，在台灣的佛教徒與社會熱心人士，還有海外的熱心人士，大家慷慨樂捐，為慈濟醫院籌募建院基金，人人都本着佛教的慈悲精神去捐獻，其中發生了無數的感人故事，不少人節衣縮食，將血汗所得捐獻，很多人將畢生積蓄捐出給建院之用，又有垂危病人預立遺囑，將遺產全部捐助建院，有人將養老基金全數捐出，有人四處奔走勸募，有人變賣祖傳珍寶，有人出售房產，有人義賣紀念品或首飾，有人沿門托鉢乞化，有人街頭義賣鮮花，……無不發揮了慈悲佛心，這許多感人事蹟，書之不盡，寫也寫不完，無不令人感動以至淚下。

我在此期間，除了發表幾篇文章介紹建院的佛教人士的熱忱之外，我可說是對該院毫無貢獻。由於我是一個身居異國的寒士，筆耕為生，雖亦願響應義舉，總是力不從心，而且在加的朋友雖多，他們對遠在數千里以外的台灣東部，關心不大，我又勸募無術，因此，在加拿大的勸募，成績幾等於零，這是我引為慚愧的。

我未能盡心支持慈濟建院，心中既愧且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我終於徵求得到「天華出版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居士的同意，請他在月刊登出啓事，將我的一些著作義賣，所得款數捐給慈濟醫院建院基金，所得之數，自然是微不足道，我只是聊表寸心而已，也盼望由此點滴之獻可引起海內外的響應，共襄義舉。

我的外祖母一九七八年於其窮鄉僻野的故鄉防城那稜町病歿，倘若當時有醫院予以醫治，她老人家也許不致於因貧病交逼而死，每一思及，我無不潸然淚下！外祖母臨終時，仍念念

不忘於這從未見過面的外孫，頻頻問人：「我那外孫呢？什麼時候回來給我看看？」

已經瞎了兩眼的外婆，垂危仍掛念着我，而我竟不能去看她！十多年前申請接她來加，一切努力都成泡影，外婆終於在貧病交逼之下病死了，我多麼痛心！我母親時常爲這事而悲傷，我更感到難過，我聯想到世上不知有多少老祖母像我外婆這樣，無依無靠，貧病交逼，住在窮鄉僻壤，生了病，也沒有醫院可進，只得聽天由命地自生自滅！這是多麼悲慘啊？

每一念及外婆的淒慘我就難過，我雖也會匯款給她多年，但是，那些區區之數對她有什麼幫助？又何況更有人中飽呢？

我這些年來都未能孝養外婆，未能迎接外婆來加予以奉侍湯藥，這是我母親與我常常感到內疚的事，我因此對於貧病老人特別同情，所以我總是盡我的微力去幫助貧病老人，這就是我要盡力支持慈濟醫院建院的情感動機之一，某些人抨擊我「爲了出風頭」，又說我「爲了做廣告而義賣作品」，這都是太厚誣的，誰都知道，我無需這樣做來推銷我的作品，也無需這樣來「出風頭」。

我後來舉行「天眼服務」義診，爲慈濟醫院建院基金盡一分棉力籌款，我請天華公司李雲鵬董事長在天華月刊登出啓事，呼籲讀者出錢捐助慈濟醫院，凡是預先捐款一百美元以上交給天華公司代爲彙轉慈濟醫院的，可以將彩色生活近照寄來給我，我願爲之用天眼法眼及慧眼診看，名額限一百名，我這樣做，是甘冒被人譏抨的。假如我能爲佛教的慈濟籌募一萬美元，我個人又何惜被人嘲罵爲妖邪呢？佛法的慈悲與個人的微譽孰重呢？爲了濟助貧苦的老弱病人，我何惜區區聲譽呢？我沒有任何本事技能籌款，唯有用我唯一的末技「天眼」來籌款支持慈濟了。

我這樣舉行從未有入做過的「天眼服務」來爲慈濟籌款，引起的反應是很強烈的，大批的自命「正信」的佛教人士紛紛

公開抨擊我爲「妖」爲「魔」，「天魔附體」、「邪見邪智」、「不擇手段爭取名利」，「藉名斂財」、「假借慈善推行邪見」……就是最客氣的人士也來信指責我「未證言證」、「佛法不尚神通」、「必須改過」、「必須自愛」，「半生文名，毀於一旦」……甚至於有人反對慈濟醫院接受我的「天眼服務」所募得的「邪見」捐款。

這些都是我在決定天眼服務之前就已經預料得到的，我會將此一顧慮提出，與母親、馮公夏伯父及羅午堂伯父商量，大家都說：「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尤其是我母親最支持我，她說：「多捐一分錢給醫院，就有多一分希望救活一條人命！怕什麼人家抨擊呢？」我自己也認爲，若能多救一條人命，我就是被人家罵罵又何妨？「名」並不是什麼可足珍貴的東西，與其珍惜羽毛，何如多行一善救人一命呢？因此，我毅然展開我的「天眼服務」爲慈濟籌款。

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我每天在忙於天眼服務，不停地回信給人，一百名名額很快就超出了，我已經記不清實際服務了多少人？直到年底爲止，斷斷續續的，大概合計可能有兩百份，但實際上服務的人數不只此數，因爲幾乎每一封來信都要求診看全家福，或三人，或七人十人，這樣算來，我服務的人數大約總有一千人之多，在籌款數方面，則恐怕未到兩萬美元，因爲有些來信者並未依約對慈濟醫院捐足一百美元，又有一些聲明是貧窮無力捐錢的，天華公司陸續將每一筆款子都全數轉交慈濟醫院，後者也刊出徵信錄。慈濟月刊並且刊出每次彙收我天眼服務捐款的合計，有一次是接近六十萬元台幣（約合一萬五千元美元），其他的零星數目也都刊列，假如連先後的捐款多筆也合計在內，我估計大約接近一百萬元台幣。

天華月刊的讀者們如此熱烈反應，恰與冷酷無情抨擊於我的那些言論成爲強烈的反比！另外，還有一些讀者爲響應我而對慈濟醫院直接捐款，並且聲明無需我的服務。又有一些讀者，來信告訴我說被我的文章感動得流淚，因而直接捐款給慈濟

醫院，這些熱心的人士很不少，我最感動的是一位樓永譽老伯，他是一位神眼微雕藝術家，他來信告訴我，說他被我的文章感動至深，因而將他的一生傑作微雕的作品全數義賣，籌得八百萬元台幣（約合二十萬美元）悉數捐給慈濟醫院，他來信還附贈一片薄薄的微雕作品，上面雕了「金剛經」經文。而他對我一無所求。另外，香港馬健記圖書公司老板馬健富先生及夫人與四個孩子，節省下他們全家的旅遊預算，將寫着慈濟醫院抬頭的十萬元台幣支票寄去「內明月刊」代轉給我轉交慈濟醫院。內明主編沈九成伯伯，用航掛寄來給我，我再轉寄給慈濟醫院。馬先生的信中說是看了我在「內明月刊」的文章感動而捐款，他對我也是一無所求的。

像樓老伯與馬先生這樣慈悲發心的人士，還有好幾位，我都請他們直接捐款給慈濟醫院而勿歸我名下，這一年來，我不斷在盡力勸請我的讀者發心捐助慈濟醫院以救助貧苦病人，來我家的訪客，都免不了被我勸請直接捐獻，我自己是絕不經手捐款的，我不知道我的化緣有多少成效，我只是盡心吧！那怕只勸募到一塊錢，涓涓滴滴，也是一點心意啊！對於外界那些抨擊，我都置之一笑，不予理會了。

不過，我的勸募，也有失敗的一面。那就是在文藝界方面的勸募失敗！我是一個文藝作者，在文藝界薄有微名，交遊遍天下，不幸地，我對文藝界呼籲慈濟醫院，却毫無結果！有些大牌女作家，賣一部小說作品由電影電視版權就是八十萬至一百萬元台幣，買一座雕刻像一出手就是五萬元美金，毫無吝色。但是，不願意捐助半個銅板給慈濟醫院，甚至不回我的信，另外一些作家則譏誚我是「迷信」「教迷」，大概最吝嗇、心腸最硬的無過於這一批大牌「名作家」們了，我感到非常失望，但也慶幸我已不與他們為伍於名利聲色虛榮之中。

最慷慨最慈悲的捐獻者，大都是環境不大好的人，他們深知貧病的痛苦，所以他們踴躍捐輸去幫助別的窮人！這些捐獻者，拿出一百美元或四千台幣，就等於富家拿出一百萬元了，

我非常感謝這些熱心的讀者，另外，還有為富而仁慈樂施的好人，紛紛響應而直接樂捐給慈濟醫院，並且不願披露名字，不要求我服務，這也是令我感謝的。

這一年我寫作很少，原因之一是將時間用於為慈濟醫院勸募及寫回信，說起來很慚愧，我的募捐成績那麼卑微，實在不值一提，根本就無法相比於慈濟基金會各位籌募委員成就的百分之十。為什麼我在本文要提出來呢，恐怕又有人要譏我為自吹自擂了。（由於我太忙碌，「天眼服務」早已結束，請勿來信要求服務，若有捐款，祈直接寄慈濟醫院。）

可是，慈濟醫院的開業，令我太感動了，令我悲喜交集，我歡喜見到佛教的大慈大悲精神，感召了成千成萬的人獻出愛心來建立這座救助貧病的醫院，我的捐獻雖然微小，只敷購置一磚一石，但是，我心中很感動，因為，我希望這一磚一石，也有助於佛教慈悲救活貧窮病人的命！這不是自居其功，而是熱切的期望！看到慈濟醫院一開業就服務了七千人之多，我真是歡喜感動極了，我但願世界上所有的貧苦病人，尤其是老人，都獲得慈濟醫院這樣的照料！我捐獻的一磚一石，是學習佛法的大慈悲，也是為了彌補我的外婆的遺憾啊！此心此衷，外人哪得知？誰仍要罵我，隨他罵吧！我仍要呼籲讀者盡可能、量力支持這座佛教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的醫療大樓是建成開業了，但是，還有許多最新式的醫療儀器無錢購置，而這些儀器都是救治病人所必需的，例如，超音波斷層掃描儀、洗腎機、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人工血液透析儀、電腦斷層攝影掃描儀、心臟急救電擊儀、電腦心電圖解析儀、早產兒保育箱、全麻機、救護車、人工心臟儀……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醫療儀器，至今仍未補足，病房的病床也未充足，還有醫學院、護士學校、化驗室設備的建設都尚無着落。就是現行開業醫療的開支，因為免費為貧民服務為主，在收入方面，不足支付開支的十份之一，每月仍透支虧空達三百六十萬元台幣（約合十萬美元），醫院既不以牟利為目

簡譜(不含合唱伴奏)

慈濟進行曲

馮馮 曲詞

D 調 2/4 活潑朝氣

1 5	1	3 3	1 3 2	1 2	3 -
佛 法	基 本	是 大	慈 大	慈 濟	慈 濟
1 1	3	5 5	6 5	4 5	3 -
學 佛	要 先	實 行	慈 濟	病 心	心 心
1 5	1	3 3	2 1	7 1	2 -
救 老	孤 孤	濟 助	貧 和	貧 和	貧 和
1 1	2	3 3	4 3	2 3	1 -
施 醫	贈 藥	送 行	佛	佛	佛
1 7	-	1 -	2 -	2 -	1 -
人 人	傲 傲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1 3	2 6	1 2	6 -	7 -	1 -
人 寒	我 寒	人 寒	人 寒	人 寒	人 寒
1 1	-	2 -	1 7	6	5 -
我 我	痛 痛	人 苦	我 苦	我 苦	我 苦
1 5	1	3 3	3 2	1 2	3 -
大 家	踴 躍	推 動	慈 濟	慈 濟	慈 濟
1 1	3	5 5	6 5	4 5	3 -
有 錢	出 錢	有 力	出 力	出 力	出 力
1 5	1	3 3	2 1	7 1	2 -
救 苦	救 難	功 德	無 盡	無 盡	無 盡
1 1	3	5 5	6 -	7 -	1 -
慈 悲	溫 暖	滿 人	關 心	關 心	關 心

佛敎慈濟醫院的地址是：台灣花蓮市新城鄉康樂村二十一號靜恩精舍「慈濟功德會」、「慈濟醫院建院基金」，富於慈

大力支持，我至誠地恭敬地懇求及呼籲佛敎人士與社會熱心人士，發揮慈悲與博愛的人類崇高美德，繼續多多直接捐助這座慈善醫院。

對於維護這座佛敎首座慈濟醫院，必須有賴於各方長期的大力支持，我至誠地恭敬地懇求及呼籲佛敎人士與社會熱心人士，發揮慈悲與博愛的人類崇高美德，繼續多多直接捐助這座慈善醫院。

的，當然是不會有盈餘，這是需要海內外各方善心的大德繼續發心捐款支持的。若無你們的支持，這座佛敎慈濟醫院是很難長久開業的。

證嚴法師說得對：「建院容易，護院難！」

我會經為文建議慈濟醫院採用醫療保險制度，也建議勿將病房分等級為「頭等病房」「二等病房」，宜稱為「私人病房」與「大眾病房」，前者應收費，我大概並非唯一這樣建議的人，一定還有很多人同樣或更好的主張。我很歡喜知道慈濟醫院已開辦一種僧家護院醫療保險計劃，並已決定病房不分等級。我更希望慈濟醫院必須酌情收取若干醫療費以彌補及維持該院濟貧的服務。

悲愛心的人士，請直接函該址接洽，直接捐款同襄善舉。(切勿將捐款寄來給我！)

附文是我為慈濟醫院作的一支「慈濟進行曲」。此曲已由聲樂家劉紫荊女士演唱錄音播放。

(上接第41頁「虛雲和尚」)

他回想三十多年來所參所學，越深入研究，越發現佛學之深奧不可測，越學越感到自己無知，也越加懇切希冀追求佛學真理。佛學是沒有止境的，比大海更遼闊更深，比萬仞高峯更高，人生也有涯，怎能學得到那麼多佛理學問呢？

他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夠充實，他仰望前面萬座千層雪峯，覺得自己多麼渺小，就算是攀登了高峯之一，也還是不能到達靈鷲之峯呀！

他並不氣怯，只是感到卑微，他唸着佛，他仰望着羣峯，心中默禱：「佛陀啊！弟子不斷在尋找佛法真理，可是越學越感不足，越行萬里路，越自知卑微！至今仍未能自度，怎能行佛心佛願去度人呢？請您指引弟子罷！請給弟子勇氣毅力罷！弟子虔心要一路拜到佛蹟之土，但盼在彼處得蒙佛祐，沾我以佛慧，從今破我冥頑愚昧，俾可再多參學佛理奧秘。」

如果不是心中存想着，唸着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有此勇毅意志來攀登面前的萬座雪峯之途，這些雪峯，看來比西藏之間的山脈又高出了許多哪！那些喇嘛僧都說這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峯，叫做什麼葱嶺，又叫做什麼雪山，天頂峯，又叫做什麼喜瑪拉雅，德清可弄不清楚那麼些名稱。

他一路上不住唸佛，從而獲得重振勇氣，他逐漸接近喜瑪拉雅山脈的北面羣峯。他經過一個大海般的冰湖，湖面全是玻璃鏡面般的厚冰，羣峯倒影在湖面，成為正反兩面白雪山峯，倒影都是峯石巖崖清晰分明，比正影更為清晰，那正峯雲烟掩映，反而難辨。

(未完)